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97
29 March 1977

CHINESE

第一九九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理事国：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维拉里尔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委内瑞拉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按照关于中东和平会议的大会第 31/62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S/12290 和 Corr. 1)

主席：依照安全理事会第一九九三次会议的决定，我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努赛贝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和也门代表萨拉姆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一封信，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

因此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就按照惯例和《宪章》第三十一条及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同意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和我本人，深感愉快地祝贺你被任命为贵国驻联合国代表以及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你从所有各方面，包括我和其他同事，受到的热烈欢迎，证明了你执行任务时具有的机智、坦率和同情的品质。我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向你提供充分的合作与支持，以求实现联合国的共同目标。

我也要借此机会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向你的前任，安全理事会二月份主席联合王国默里大使致谢，他以惯有的熟练、优雅和永远乐观主持了我们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要审议的是，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1/62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他为早日召开中东和平会议与所有有关冲突各方面以及和平会议共同主席接触结果的报告（S/12290）。

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秘书长所从事的艰巨工作和执行其所负任务的极端谨慎。他的报告详述了他所采取的步骤和他与所有有关方面的会谈。

我们赞成秘书长的意见，即在现有的情况下，缺乏意见交流和了解是在该区域建立公正和永久和平的努力的主要障碍。正是为了这项考虑，大会请他恢复与所有各方面的接触，筹备早日召开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秘书长今年一、二月间在中东的和平任务以及他与所有有关方面的会谈，是沟通隔膜的有价值的努力。令人鼓舞的是，秘书长发现所有有关方面都真诚希望能进向谈判解决。但是下一步，也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一步，由所有有关方面在日内瓦和平会议开始对话，仍然抓不到。

当争论的一方以色列拒绝接受争论的主要对方，即由他们自己的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参加讨论时，如何能消除这种缺乏信心，减轻这种互不信任和恐惧。联合国大会对这问题已明白宣布立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已在安全理事会参加讨论中东问题。而且，大会第 31/62 号决议请秘书长

与所有各方面恢复接触，秘书长很正确地解释了他的任务，即包括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接触。

以色列拒绝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席参加日内瓦和平谈判是不可理解的，这就难怪阿拉伯人要不信任和怀疑和平谈判的最后结果。如果要获致在中东的公平和持久的和平，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民的态度就必须改变。

我们熟虑过的意见是，所有有关方面之间恢复对话，会为获致所有各方的谅解与和解创造基本条件。但对话本身并不能导致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种解决的因素，在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中曾经列举，它们是：

第一，以色列必须撤出它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全部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第二，必须承认和实现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有他们自己的主权独立的祖国。第三，该区域的所有国家和人民应有和平生存的权利。

中东的局势极不正常。广大的阿拉伯领土仍在以色列的占领之下；它们的居民继续遭受着外国占领的暴虐和屈辱，在这方面完全罔顾适用于占领领土的国际公约。占领国违背着这些公约和自然正义，正在采取和实施一些措施，特别是建立旨在改变这些地区的人口组成的殖民点。对当地居民的压制继续不减。

这种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应经常由安全理事会加以审议。首要的是安理会有责任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促进努力，以消除导致这种危险局势的根本原因。

经由日内瓦和平会议促进对话，仍然是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努力的主要目标。

我说过，恢复对话本身并不能获致公正与持久的和平。目前的中东局势似乎被以色列认为有利，因为它显然在无限期地占领着阿拉伯领土。这在以色列内部的许多开明人士都觉得是短视的。事实仍然是，以色列对日内瓦谈判所表示的搪塞和先决条件，并非计划着要便利会议的召开或取得圆满的结果——刚好与此相反。

所以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在促进一切努力早日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同时，重申会议应遵守的根本原则，以符合安理会的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大会第3236(XXIX)和3376(XXX)号决议。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笑话。

贾帕尔先生(印度)：我国代表团原不想在现在就此项目发言，因为我们的印象是安全理事会召开的目的只在讨论秘书长的报告和作出一份程序性质的共同意见声明。但是事况大不相同。有些会员国，包括与中东局势直接有关的所有各方面在内，都就远比秘书长报告所包括的范围为广的各项问题，表示了它们的意见。

首先让我向秘书长为他的致力于中东和平事业致敬，并祝他在早晚要举行的下一回合的讨论中会有更大的成功。他的报告是一个简明准确的样板；但更重要的是，它列出了要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结构的近期和长期的问题。秘书长的判断是，如果现有的僵局继续下去，就有局势再度恶化的严重危险，所以他认为，我们必须保持朝向谈判的冲劲和加强寻求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的方法，最好能在今年下半年召开。

秘书长的报告也说，所有各方面已准备好和愿意没有先决条件地在任何时间参加另一次会议和讨论一切实质问题。我们的共同意见声明应该反映这点，当然也应表示赞赏秘书长的努力，并敦促他继续他的讨论和旅行，以寻求建立中东和平的方法。

不过，这对于安全理事会的共同声明，也许不够。还必须多说些话以反映各位发言人所表示的情感，以及其他的人虽未说出但为众所周知的情感。

而且，大会第31/62号决议请安全理事会促进朝向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进程。不过，主要障碍是缺乏同意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和平会议。显然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极为根本重要，非程序方法所能弥缝。幸好在安全理事会它已不再是一个程序问题，因为巴解组织已被允许参加我们的讨论。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取得所有参加和平会议的各方面同意巴解组织的参加。我们确信，秘书

长以及两位共同主席的努力，会是朝向取得该项协议。

不幸的是，有些方面目前倾向于把巴解组织的参与与巴勒斯坦实体的前途混为一谈。 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问题虽可能有关，却是分开的。

我们觉得，为了怕有最坏的结果并以此为借口而在无法维持的局势中一事不为，是不实际的。 同样地，我们觉得用理想的目标作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也是不实际的。

印度代表团审查了两次尝试拟定共同意见声明的结果。 我们觉得，有足够的共同基础拟定一项包括某些众所周知和普遍接受的基本因素的共同意见，例如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

在我们审议中东局势的中途来进行对任何决议草案的表决，冒着有被否决的危险，这将是可惜的事。 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有必要促进朝向在和平会议谈判解决的进程。 这的确是大会的意见，如在其第 31/62 号决议中所表示。 我们觉得，我们如能采取一项共同意见，就最能维持朝向谈判冲劲，如这点不可能，那么就延会等待另一次更有利的时刻。

勃普雷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欢迎你担任我们讨论工作的领导人和一个伟大友好国家的新代表。 我到这里只比你早两、三个月，所以我说我多么钦佩你从一到任便执行主席职务的方法，我知道我是在讲些什么。 我真不了解你为什么要求我们宽容。 我要向你表明，我国代表团将一直以信任心、支助和热烈同情来附和你直到三月三十一日。

你到这里，就成了我们的朋友，是由于许多理由：第一，因为你是特别爱慕我们本组织的一个国家和政府的代表，其次是因为你一个人的经验就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家庭不致彼此分裂，并将帮助我们用谈判劝导和既热心又熟虑的行动来克服那种离间我们的分裂和误会。 你的斗争是人类为人类而不是人类反对人类的斗争；我代表团和我国要站在你这一边。

我也要对几位较熟的朋友说几句话。默里大使已于二月份以优美的风格和职权来推行了我们的会议工作。我要向我们的罗马尼亚同事表示我们对于与法国这样密切的这个国家所受到的灾难深感同情。

去年十二月九日大会通过关于中东和平会议的决议时表明了一种愿望，也就是国际社会大都赞成的一种愿望，要恢复这个地区趋向和平的动势。失去这种动势是经常使人忧虑的根源。大会乘此机会要求秘书长再与所有冲突各方及中东和平会议的两主席接洽以便立即召开这个会议。大会并请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送关于接洽结果及中东局势的报告。

本组织的秘书长已经以勤勉、忠诚和能干履行了我们付给他的职责。我要趁此机会对他表示非常感谢。我欣慰地注意到他刚才在他熟悉的区域和领袖间结束的任务是他第二个任期的第一个任务。我国代表团看到这样杰出的人的经验又被用来为中东和平效劳，不能不感到满意。我们已经一致对他重申我们的真诚而很有理由的信心。

本组织当然应该选择这样一位具有高超资历的人向我们详细报告他在和平谈判可以终于开始时同冲突各方接洽的结果。可惜，自从本理事会通过了要求立即谈判的第338(1973)号决议以来已有一段很长的时期。今天我们正在研究的报告载有关于当事各方想法的某些有用情报，且也给了我们思考的范围。报告的叙述方面还有好多意见和结论来补充，都表示秘书长对恢复中东求和平动势的方法所能获得的见解。他的意见促使我们乐观，但是，我们必须附带说，我们的乐观应该审慎。

我们在感到满意的各项理由之中发现，所有当事各方都确实希望沿着谈判解决的途径进展，并希望看到立即恢复我们认为相宜而急迫的谈判程序。在世界上的这一地区战争状态现已延长到近30年，愤怒和紧张日益加深，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征象，也是我们理事会应该鼓励的一个趋势。我们应该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所有有关各方都承认，极端重要的是不要丧失已得到的恢复谈判的动势，要确保此

目的努力继续而不中断。由这种心理态度可以证明有关各方都有责任感。

但是，当事各方对于程序和实质问题继续存有歧视。一方面，恢复日内瓦会议的直接障碍涉及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会议的问题，秘书长还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用程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主要要素确实仍旧还是极难应付。根据这种局势，该报告的编撰人不能不下结论说，只有全体有关各方的心都有了某些改变，然后才可能增进和平会议的成功机会。我本人也应该附带说明，在那些改变之中，秘书长所提出的承认的主张，及有关各方所能同意加以许多不同程度的承认，都是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法国外交部长最近曾经强调过这一点。为了以便促成所需要的对话起见，这一点也是应该加以极详尽分析的要素之一。

现在我要说明法国对于现状的观感。首先我应该指出，德·吉兰戈先生从他本人二月间视察带回来的印象同我们秘书长的印象极为相似。他似乎认为，同他见过面的阿拉伯代表都以伟大的和平愿望为动机。过去所用的某些激烈词句已从词汇中消失。迈向现实主义的进展显然是在进行中。法国外交部长也有全盘的印象，认为有助于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条件现已存在。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曾于将近一年前的一天提醒过我们说：

“……如要全面性的解决办法公允持久，这项办法就须顾到在冲突有关所有各方的合法愿望中，什么是基本的东西：以色列同区内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有在被承认的安全保证疆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各阿拉伯国家有恢复它们的领土完整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有其他人民都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有他们自己的祖国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些权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强调过的——”都具有同等价值，应该全部顾到。”

最后，我要说，法国的最宝贵的希望是要看到今年我们认为起码的希望会实现。我要提到，如果要召开和平会议，所有有关各方——我意指所有各方——最近仍

须作出各项努力。现在这个希望就是我们今天根据秘书长报告审议的整个中东问题的主要因素。我希望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正如成为我们会议本身根据的报告所说的，我们更不应该忘记：

“中东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都不能让僵局继续存在。”（S/12290 第7页，第22段）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非常亲切的话。

冯韦希马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们的同事兼朋友，法国大使已以我要对你说的同一方法表明了对你的参加本理事会的感想；所不同的只是他表达得更加动听而已。因此，让我简单地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祝贺你担任本理事会的主席。自从你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来，我已经屡次有机会，就我们本组织面临的重大问题，同你协商。就在那些机会中，你本人对于获得积极解决办法的坚强承担，你对政治发展的见解，以及你在以理事会主席地位同我们合作所表现的友好坦率，都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主席先生，我可对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你的努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已经审慎地研究了秘书长按照大会关于中东和平会议的第31/62号决议提送的报告。我要代表我国政府申谢及赞扬秘书长足智多谋的努力，并因他的报告富有价值，向他致贺。

我国政府认为这个报告是杰出的，因为它既有想象力而很谨慎；又忠实，又有建设性。我国政府认为，秘书长的报告，已因澄清了有关各方的立场，查明了始终存在的困难和未决问题，并切实扼要说明了解决的可能性和先决条件，对顺利重开日内瓦会议的展望大有帮助。

我国政府深知我们面前工作的重大困难。希望冲突的所有有关各方都为了公允持久的和平采取积极立场。只有如果双方——阿拉伯方面和以色列——都愿意在提高信托和信任心的气氛之下，接受谈判的办法，才可能向和平进展。秘书长的报告的优点之一便是将这一点说得完全明确。

我国外交部长最近访问毗邻以色列的各阿拉伯国家，发现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愿意达成一项能够作为光荣解决而被接受的解决办法。我国政府认为，最重要的是各有关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都采取易于寻求公允持久和平的共同一致立场。我国外交部长在最近访问以色列时，已将这一点转达以色列政府。在以色列国内举行的谈商加强了我国外交部长的信心，认为解决以色列——阿拉伯战争的机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较大。

关于这个问题的实质，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欧洲共同体的九个国家都已在它们政治合作的范围内，发展了一个联合一致的立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对这个共同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本身对中东的立场一直以这项政策作为根据。

我国政府不提关于巴勒斯坦人民中心问题的熟悉细节，而只要强调及重申一个基本方面：我们继续坚信，固然以色列应该准备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彻底解决范围内的合法权利，阿拉伯方面也应该准备承认以色列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看到秘书长的报告也在表明这个基本必要态度，确使人感到高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强调及赞成需要早日恢复日内瓦和平会议，吁请秘书长继续担任与所有有关各方斡旋的工作，以便使它们能沟通剩余的隔阂。我国政府继续准备在欧洲共同体的范围内，单独地和集体地，对达到这个目的，作积极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亲切话。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和前几位发言人一起祝贺你荣任主席。我们高兴地欢迎你成为安全理事会的新同事，同时又担任我们的三月份主席。如果我可以这么说，你已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充分表现出卓越的折冲才能，以及愿意为解决安理会目前正在讨论的各项问题尽力的决心。我们期望不仅在你担任主席的日子里，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和你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

也让我表示我的欠意，因为我未能在二月份主持安理会的活动，也未能参加一月份的工作。我作了一阵子旅行。很感谢我的副代表，默里大使能暂代我的职务，我愿代表他，感谢各位在此对他说的客气话。

我也愿与前几位发言人一起，向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他们在本月初遭受到严重的地震灾害。

现在，谈我们的工作。我先要祝贺秘书长，我们正在审议他精彩的报告；他在我们辩论之前作出的口头介绍也很有帮助。大家似乎都同意，在今年下半年重新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这份报告，对在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们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事项，作了非常精辟而且有益的分析。它明确而客观地指出各方对这些问题所持的立场，以及意见一致和分歧的一些主要领域。在报告的结尾，也作出了概括性的建议来解决这些分歧。我们相信这份报告有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恢复谈判的准备工作；对于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我们应当致以最深的感谢和祝贺。

我们认为，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得到两个主要的结论。一方面，它坦白承认，各方在如何恢复谈判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如想有重大进展，双方必须根本地改变态度。另一方面，报告也清楚地表示出各方都有早日恢复谈判的愿望，同时也认识到，目前是可能作出进展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黎巴嫩恢复和平后，这几个月来，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真心诚意，决心再进行谈判，一定要实现中东和平，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也很高兴的注意到，以色列的领导人愿意恢复谈判。或许是第一次，各方现在都有了作出进展的意愿，因此应当可以找

出办法来，克服一些恢复谈判的障碍。

这不是我表明我国政府对解决问题的种种条件的看法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看法大家都很清楚，而且过去在许多场合也表明过，例如荷兰代表在去年十二月七日大会中，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的发言，以及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先生在十月五日大会中的发言，都提到过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安理会现在如自行提出解决秘书长报告中指出的问题的办法，对事情不会有什么帮助。这些都是各方仍在进行讨论的事情，主要须由各方自己来决定。然而，我们认为安理会现在能够而且应该做的事是，表明我们的看法：谈判应尽早恢复；其次，促请有关各方，为了克服一些障碍，必须态度谦和愿意去迁就对方。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最后一段里表示，他有意与有关各方和两位共同主席保持联系。我们欢迎这种作法。秘书长访问中东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已经有了几次重要的晤谈，预定在数周和数月内还有几次。一连串的高级访问活动已经在进行中。

还有，以色列将在五月十七日选举新政府。

这种种都说明，我们现在不可避免地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因此，我们非常高兴秘书长向我们保证他有意继续努力，并且将随时向安理会报告进一步的发展情况。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也门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他发言。

萨拉姆先生（也门）：让我首先代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团，欢迎你，并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的三月份主席。我们欢迎你这位热心而知名的人权领袖，来到这个世界组织，担任这个庄严的安理会的主席。你的宗教信仰必定会影响到你作出的决定，作出你认为合理而公正的决定。因此，我很高兴，扬先生，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深信，安理会在你的指引和领导下，必将坚持正义和人权的理想。

中东冲突的本质是人权问题。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他们的乡土。他们要求

安理会主持正义，使他们重享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国际法原则、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

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已有二十九年。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几百个决议，要求以色列撤离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国际社会也谴责了以色列的侵略，维护公理和正义的原则。

为了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各种酝酿工作正在进行着。阿拉伯的领导人已表示愿意以真心诚意的态度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美国的新政府已表示关切，认为阿拉伯——以色列争端的解决应列为其第一项外交工作。目前的最大困难是以色列官方的顽固政策，以色列领导人向他们的人民和国会宣布：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耶路撒冷是没有谈判余地的，西岸和加沙就是朱达安和萨马里亚，沙姆沙伊赫以及西奈半岛的其他部分都是维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的领土安全所不可缺少的。此外，以色列领导人又到处宣扬以色列的立场：除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否则，以色列就不愿意与巴勒斯坦人会谈。

我们大家都清楚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现况：男孩和女孩在街上被拖着头发走；学生被殴打、逮捕、未经审判就关进拥挤的监狱中。宗教和文化圣地被亵渎；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历史和人口的特征被改变；教育方案被歪曲；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了犹太人的殖民点。

难道以色列指望其阿拉伯占领区的居民安安静静心满意足吗？他们当然不会：无辜的人犯在监狱中绝食抗议；人民在街上示威反对压迫者，呼吁国际社会拯救他们脱离深重的苦难。以色列人就用最野蛮最侮辱性的恐怖手段对付他们。

有些报纸刊登了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占领下的悲惨生活。三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上，威廉·法雷尔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我无需重述，因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常驻代表昨天才提到过。

在聆听和细读这份报道时，我个人对这些卑鄙的行径感到深恶痛绝，而这些行径却是在主张人的尊严、维护人权的人们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也许，犹太复国

主义者的行径是从他们的欧洲迫害者那里学来的，可是，用这种侮辱性的手段来对付阿拉伯的儿童，只会引起鄙夷和恨。

本世界组织的记录是立场鲜明的：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一再谴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

国际人权会议揭发了以色列在其阿拉伯占领区侵犯人权的事实。人权委员会指控以色列犯了战争罪。国际大赦会说它调查的结果显示，确有“违背人类道德心”的行径。甚至连以色列民权和人权联盟也多次指控以色列虐待它自己的阿拉伯公民和阿拉伯占领区的居民，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简言之，本世界组织中从未有一个会员国象以色列那样蔑视世界舆论。

以色列不顾阿拉伯寻求和平的真诚愿望，悍然拒绝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一方，是中东冲突的主要一方。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现在就坐在安全理事会，以色列代表的旁边。如果想要中东得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只有巴解组织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说话。

但是，如果以色列继续蔑视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继续推行扩张、恐吓和侮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政策，以色列就该记取历史会重演的教训，因为以色列的建国原就是基于一个虚构的故事；以色列应认清：只有信守正义，尊重别人的权利，它才能生存下去。

也门代表团深信，安理会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其职责，迫使以色列撤离其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自决、主权和独立的权利，来恢复中东的和平与安宁。

撤离阿拉伯领土并不是象以色列所说是一种让步，而是按照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应该履行的一种承诺。当初以色列被接纳为本世界组织的成员时，曾宣誓要遵守这些规定的。

因此，安理会必须要求苏联和美国尽快重新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邀请有关各方参加，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套一句美国总统卡特

先生的话，巴勒斯坦人民受苦受难已经许多年了。

主席：谢谢也门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他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看见一个名实相符的年青绅士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使我感到很兴奋。从各方面看来，我们发现安德鲁·扬先生决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很从容地处理安理会的艰巨任务，丝毫不带那种超级大国代表时或表现的狂妄自大的特性。换句话说，扬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生来谦虚而有主见的人。就年龄上来说他还相当年轻，他天赋不错，由于他多方面的接触和，无疑地，以前在华盛顿与国会议员同僚之间的巧妙谈判得到了广泛的经验。

我以老资格的身分很高兴地欢迎一个新人，我们希望，他比他的前任拥有更能放手处理的权力，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采取新的作风，执行一项以光明磊落、和平与正义为基础的政策的风。亲爱的扬先生，祝你好运，因为你同我们一样肯定需要它，让我们可以一道对国际事务主动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免得我们最后都失败了，在每个人依次离开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比我们出生的时候还糟糕。

三十多年来，我在联合国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而在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我对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不积极。一九二二年，当我是个十七岁的年青小伙子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间以委任统治的方式瓜分了部分的阿拉伯世界。委任统治就是伪装的殖民主义。我们许多人奋起反抗。感谢上帝，我不是以武力而是以言论反抗。但是我最后了解，言论不比刀剑有力，虽然多年前一位阿拉伯诗人说过，言论可能比刀剑有力。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受权力左右的。行使权力的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我们现在围座在这个马蹄形的桌边讨论和辩论一项问题，但是我们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我们只是替在我们各自首都里拟订政策的人装饰门面，对那些超级大国首都里拟订政策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你认为中国人首先叫他们“超级大国”吗？在中国人参加联合国之前我就这样叫他们了。

多年前，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间当我住在伦敦时，我到海德公园的角落听演讲人发泄他们的情绪和发表对当时各国政府的批评，我感到很惊讶。我感到很惊讶很惊奇，但是后来我了解，这是有远见的安格鲁萨克森阴谋，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之下，让人民发言，因此政府就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并让他们说出来。

在一些北方国家，他们说“不准”。德文是“禁止”。我不懂俄文。这是由于气候的关系。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人民反抗，他们规劝人民。如果他们不听，他们就受处罚。在所谓的民主世界中他们也受处罚，不过在民主仪式的伪装之下。我说这些并不离题，而是我要直截了当谈到正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号称是为反军国主义而战，当时说是反对德皇的军国主义。不过，在一九二〇年代，我们发现那是为反德意志重商主义而战，因为德意志人参加殖民主义较晚，他们要靠他们的纪律。他们创造了一个与西欧其余国家竞争的工业国家。当然要有个战争的动机。并不是德意志人是天使——他们与其余的人一样——但是战争一定要有动机。

主席先生，贵国的一位伟大人物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在他的十四点声明里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在国际联盟成立以前，当他到巴黎时，故克莱蒙梭和劳埃德·乔治注意到他的意见没有？最后，人家叫他回去，他衰颓失意地回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据说是为四项自由而战的。（我记得罗斯福先生，记得很清楚；在他最后一任就职典礼上，我同他握过手。）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值得称赞的——免于匮乏的自由，等等。现在人们心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要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目前世界上有更多贫穷的人。民族自决权利不断地被叫做一项原则，我记得把民族自决原则规定在《宪章》里。我告诉当时的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就是故费萨尔国王——上帝啊！让他灵魂安息吧！——如果有什么东西对我们这些向殖民主义斗争的人来说是值得的，那就是民族自决原则。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事，一九四七年我们在成功湖辩论。我是在场的，我受许多我们阿拉伯同事的付托，向沃伦·奥斯汀先生接触，看是否能够延迟巴勒斯坦的分治，并把当时所称的委任统治权划规托管理事会管理，以待找到可能安抚许多我们以为是受宗教热情驱策而到巴勒斯坦圣地去的犹太人的办法。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压力集团在起作用。虽然我现在又重提旧话了，却不是我杜撰的。当国务院对杜鲁门先生说分割巴勒斯

坦会产生问题，这不合东道国即美国的最高利益，杜鲁门先生大概这样说，这可从他的回忆录第二册里找到：“先生们，请告诉我，在我的选民里有多少阿拉伯血统的美国人？”杜鲁门总统无疑是具有许多优良品质的，我决不是评论他的品德。他是一个爱好家庭生活的好人，他为他的国家效劳。我们适当地尊敬他，但是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距离巴勒斯坦七、八千里之远的人，有什么权利强行施加压力以制造这个问题呢？这是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

主席先生，我听说，你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你是个教会牧师，我尊敬你，因为任何人内心敬畏上帝，就值得信任尊敬。巴勒斯坦问题应当从三个角度来看：历史的、宗教的和政治的。让我们一个一个地看一看。

我们先从历史上来看。主席先生，你知道，在圣经旧约里把巴勒斯坦叫做迦南地。“巴勒斯坦”这个名称，在历史上来得晚些。它来自“希力斯坦”(hilistine)。附带地说，腓力斯人不是闪米特人而是来自克里特岛，他们定居在今天的加沙地带。后来，迦南地叫做巴勒斯坦，是因为这些腓力斯人，但是整个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东部构成迦南地，始祖亚伯拉罕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迦勒底的吾珥。这些人以畜牧为生。有时候干旱，他们要迁徙逐水草而居，一些部落现在仍然在沙漠地区游牧。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是传说中的人物，我们不确知他们的历史，不过我们把这些当做历史记在圣经里。圣经里使用的闪米特语词藻非常华丽，充满了隐射和比喻。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无知的部落人怎样明白圣经里的话。圣经说，有条很聪明的蛇跑到夏娃面前，告诉她说“吃那个苹果”。我们中东没有苹果。我不知道詹姆斯王本的译文怎样搞出那个苹果来。那里有树木，有仙人掌，但我们没有苹果。因此，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事实，不过他们反正叫它做苹果。圣经说，“吃了，就获得智慧”。然后，她把它给了我们的祖先亚当，我们就犯了罪，到今天我们仍然犯罪。

这些是象征性的比喻。它们有个意义，一般人都能了解。我并不取笑他们。象征性是用来表示一定概念的方法。

他们来了，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些部落最后在巴勒斯坦称雄。约瑟被卖做奴隶，你们知道，他最后到了埃及。今天我们叫做犹太人的人那时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是个比较好的名字，因为“犹太”来自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但是“希伯来”——“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养骡的人。它不象有些人所想的说是来自“哈巴拉(habarra)”，意思是“横渡”，相信它指的是渡过约旦河。希伯来人从北方直下到南方。约旦河也是垂直的，在利塔尼河以下有一点曲折。他们以养骡为生，就象沙漠里的阿拉伯人依赖骆驼为生，骆驼的肉趾的形状好象为沙漠而做的。但是多岩石的地方，骡子的蹄能够顶得住坚硬的岩石。我现在说的是我们的犹太人——不是坐在我旁边这位绅士的祖先的那种犹太人，而是我们的闪米特犹太人。他很可能是一个哈萨尔人。是的，我看他是一个哈萨尔人，凯斯特勒的书上说的第十三支族的人。有人来问我，“你看过凯斯特勒的书吗？”我说，“凯斯特勒说什么呢？”我知道，凯斯特勒是个英格兰的好作家。他碰巧是个犹太人，不过，我并不按宗教来评断作家。我年青的时候最欣赏的作家之一是斯蒂芬·兹韦格。他是一个犹太人。我相信他是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我相信秘书长会同意我的话。斯蒂芬·兹韦格是奥地利人，不是吗？他是人道主义者。

我现在谈的是我们的犹太人以及这个问题的历史方面。在第八世纪中，在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让我们叫它做穆斯林世界，因为伊斯兰教登场了——对峙的时候，有些来自东方接近蒙古的亚洲北部坡地的部族。他们是土耳其——芬兰人——叫做土耳其——芬兰人，因为芬兰语和土耳其语有些共同点并且源自这些部族。他们叫做哈萨尔人。我们从阿拉伯历史学家那里知道他们。他们来了，拜占庭要把他们变成基督徒，但是他们很精明，晓得如果他们变成基督徒他们就受拜占庭的庇护。他们是能吃苦的部族；其中许多最远到了俄国南部，到了后来叫做比萨拉比亚的地方。这是鲁里克出现以前一千年的事——鲁里克是罗曼诺夫王朝出现以前的一个皇家的第一代国王。

不过，让我们谈第八世纪，不谈第一世纪。犹太人，我们的犹太人，阿拉伯犹

太人，在我面前的几位发言人这样正确地叫他们。 我们和阿拉伯犹太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说阿拉伯话。 我们吃同样的食物，我们有同样的风俗习惯。 他们后来叫西法利犹太人——真正的闪米特人。 他们是真正的闪米特人。 他们信一种闪米特宗教、犹太教。 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也信一种闪米特宗教、基督教。 而一个回教徒碰巧是阿拉伯人——其中许多人信回教以躲开拜占庭的严厉统治——也是一个闪米特人，信一种闪米特宗教。 但是，哈萨尔人就象英国人或法国人或德国人。 他们信犹太教，因为他们不愿信基督教或回教，并认为从政治观点上来说他们信犹太教对他们比较有利。 他们信一种闪米特宗教，就象法国人，或德国人，或英国人可能信闪米特宗教一样。 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变成闪米特人。 一个尼日利亚人可能是个回教徒。 大部分的尼日利亚人是回教徒。 还有印度尼西亚人也是回教徒。 他们信一种闪米特宗教。 但是他们不是闪米特人。 这些人愿意接受以强权为基础的环境压力把自己变成闪米特人吗？

主席先生，我交待了这些来龙去脉。 现在卡特先生上台了，我希望，你至少会同我们共事四年。 如果你想呆八年，那是你的事。 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我要教育你，我也是被人教出来的。 不要认为我生来就有知识。 你是我们的主席，我们很高兴毕竟我们的主席不是一个那种俗称“蚂蜂”的美国白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叫他们为“蚂蜂”。 种族主义正在消灭中，这是美国的光荣。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人建立了三个帝国；他们陶醉于权力与财富之中，跌了下来。 而当他们在他们历史上的最低点时，从欧洲打来了一阵浪潮。 记住，那时教皇掌有欧洲的教权和俗权。 一〇八七年，就是那位教皇厄本二世，为了转移国家主义的情绪，为了转移他的那些附庸王公们的注意，发动了一次叫做十字军的战争。 做什么呢？从异教徒手中夺回耶稣圣墓，他指的异教徒是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人，其中许多人信了回教。 也有犹太人，我们的土生犹太人，以及基督教徒。 教皇应当知道，可兰经说耶稣具有上帝的圣灵。 这样，十字军利用宗教动机来达成政治和经济目的。 当时，欧洲发生旱灾和饥荒，所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中东。 这样，造成了二百五十年的悲惨历史。 甚至在十字军参加者认为他们是

罪人，因此他们无法在巴勒斯坦巩固他们的势力时，他们还派遣了儿童十字军，在途中，这些儿童被卖做奴隶。不要以为白人只卖黑人做奴隶。他们把自己人也卖做奴隶。这些是奴隶中的白人。

对基督教徒公道一点，必须说的是回教徒也试图利用宗教为手段来达成政治目的。哈里发们，不论是阿拉伯人或是后来土耳其人接替阿拉伯人时的奥托曼人，都想要把他们的俗权扩大到非闪米特或非阿拉伯或非土耳其的回教人民。他们失败了。现在，轮到了我们的朋友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正在利用宗教为手段来达成政治和经济目的。

我仔细研究过贝尔福宣言。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九年我住在英国。当我以言论而不是以刀剑反抗在我们那一部分世界的法国和英国委任统治时，我有足够的时间做这项研究。

一九一七年，我们的英国和法国朋友在战场上打了败仗。他们说这是由于德国军国主义。但是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国是法国，最强大的海军国是英国。不过，德国人较有纪律。法国人和英国人说，他们在反抗德皇的军国主义。我再说一次，他们比德皇强大，但是德国人的纪律优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因此德国人几乎战胜。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和美国组织得很好，他们把美国拉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如果美国没有参加战争，德国人就会战胜——而我们就不会有希特勒。确实，我希望德国人战胜，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希特勒，因此我们也就不会有巴勒斯坦问题。但这是马后炮。

我记得，战后欧洲和这里美国的情况。我在三十年代后期来这里。

贝尔福宣言说——我只加释义——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祖国，但以不损害或危害土著人口的公民、政治、和宗教权利为条件。而那时，土著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至九十四。赫佐格先生说耶路撒冷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谈耶路撒冷神圣不可侵犯这个问题。事实是在我们的犹太人约书亚出现之前的二千五百年间，在耶路撒冷居住的是闪米特人，他们是一大堆迦南人、阿莫里特人和各种其他部族。这些部族，不管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彼此互相斗争，但在那二千五百年间耶路撒冷是个和平之城。确实，这句话来自乌鲁语，意思是“城市”，而萨拉姆——或沙洛或萨利姆，这些话来自同一语源——意思是“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和平之城”。这些是耶路撒冷的历史根源。

不过，当时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受到基督教徒的虐待。西奥多·赫茨尔先生目睹了德赖弗斯事件期间法国发生的事。他被维也纳的一家大报派到巴黎去报道德赖弗斯事件。他是个匈牙利人，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对自己说，“看这个文明国家，法国，看这些法国人对德赖弗斯是否是间谍议论纷纷”。在这里我要说，法国的自由精神真正表现在象埃米尔·佐拉这种人身上，他写了“我控诉”，这篇著名的文章影响了法国，导致审查这个案件是否公平。

赫茨尔觉得，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在欧洲无法生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犹太国”，书里说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应当在巴勒斯坦得到庇护；换句话说，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顺便提一句，住在西班牙而跑到今天的荷兰的犹太人是我们的犹太人的后裔，他们与这件事无关。赫茨尔心中想的犹太人是哈萨尔人后裔的犹太人，那些信犹太教的——匈牙利犹太人，现在被叫做波兰犹太人，中欧犹太人。他们与西欧犹太人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我们指责希特勒时代发生的事。我不为希特勒辩护，虽然我知道由于我正要说的这些话，我会被人叫做阿拉伯纳粹党人。我不在乎；让他们说吧，不论他们高兴叫我做什么。在威玛共和国时期，希特勒看到

了一些贪得无厌的犹太人。当然，也有些贪得无厌的非犹太人。但是，希特勒看到了一些与德国以外有联系的犹太人违犯货币法规，等等。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这样做。由于贪得无厌的犹太人这样做，结果总是不幸的无辜犹太人受罪。因此，希特勒产生了一种排犹的变态心理。

许多来自西欧的我的非犹太人朋友告诉我说，“战后，我们产生了一种对犹太人内疚的心理。”不错；这是他们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要由于巴勒斯坦人颠沛流离而产生一种新的内疚情绪呢？这样就由一种内疚转到另一种内疚。说犹太人受苦受罪，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欧洲基督教徒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也受苦受罪，这样说才是公正的。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法庭，那是新教出现以前的事。我们知道，人们被活活烧死。这是不容异教的年代。

因此，为了消除对犹太人的内疚心理，这些在希特勒手中受苦的不幸犹太人的残余分子被一古脑地送到巴勒斯坦，使在巴勒斯坦土生生长的人流离失所。顺便提一下，有一天，我曾向美国前任国务卿基辛格先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希特勒时代谁离开德国呢？”我告诉他，就是那些富有和有势力的人离开，虽然可能有一些就象他父亲一样并不富有和有势力的人。我对他说，“你很幸运”。当我问他这个问题时，基辛格先生很惊讶。然后，我问他，“公元七十年，罗马人毁掉圣庙后，谁离开巴勒斯坦？”。你看，我们阿拉伯人是很顽强的；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非常顽强。我们对宗教、风俗和传统极为珍视。罗马人就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英国人不损害殖民地的传统和方式；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权力。

罗马人厌倦了。尼布甲尼撒是个闪米特人。他厌倦了我们的犹太人和我们。第一个圣殿毁于公元七十年。我问基辛格先生：“这个时候谁离开巴勒斯坦？”。富有的人和有势力的人。其余的人——裁缝、农民，都留下来。然后，许多人变成基督教徒，因为他们厌倦了腓力斯人。然后，他们为了摆脱拜占廷的统治变成了回教徒。那些迁来的哈撒尔人利用宗教作动机达成政治目的，驱逐种族上的犹太人。按种族学的说法，后者是巴勒斯坦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不是所有

的人，因为有些人是迦南人和亚拉米人的后裔。顺便说一句，耶稣是亚米拉人。这些是历史上和宗教上的论据。

我们现在谈到政治论据的最新发展。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个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启发者，要支持犹太人呢？这是由于压力集团的关系。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得很好。我们来自南方，我们象地中海人一样有一点儿懒散。而德国人和俄国人是北方人，富有纪律。我们是自由放任。那他们怎么做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利用犹太教作动机达成政治目的，以便在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地区获得支配地位。贝尔福宣言是向罗思柴尔德提出的。他接受了“民族家园”字样，宁愿这个字样而不喜欢魏斯曼希望列入宣言的“国家”字样。一九三〇年代法国的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朋友告诉我，罗思柴尔德家族深怕如果有个国家而且成功的话，反犹运动可能会复活，许多人会说，“你们犹太人滚回你们的国家”。罗家是聪明人。他们在法兰克福起家，从事放债，扩充到其他地方。他们成为西欧和中欧的金融世家。

一九四〇年代后期和一九五〇年代，我和几位朋友，包括巴基斯坦的鲍克赫里先生和阿富汗的帕兹瓦克先生，着手把民族自决原则发挥成一种正式的权利。各位代表都知道，民族自决的权利出现在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第一条里。我们的拉丁美洲朋友希望列入经济权力，我代表他们提出了要求，但是我没有成功，因为西方各大国害怕这可能意味着没有补偿的国有化。最后，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九一九年，稍微多于百分之七或八的巴勒斯坦人口是犹太人，而其中一半，如果不是过半的话，是闪米特血统，即阿拉伯人。到了一个时期，我们的英国朋友无法应付这种局势，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吃足了苦头。我记得在一九二〇年代，他们把英国兵吊死在树上，因为英国人告诉犹太复国主义者，“好的，让我们看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说，“不，巴勒斯坦是我们的”。英国人觉得，他们犯了错误，特别是我亲自认得的工党的贝文先生。如果犹太复

国主义者能够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他们杀死了莫因勋爵。然后，联合国派遣伯纳多特伯爵到那里，他被杀害了——被阿拉伯人杀害了。然后，为了威胁阿拉伯人，他们毁灭了一个村庄德尔亚辛。这解释了为什么那样多巴勒斯坦人逃亡成了难民。一夜之间，两三百人被毁灭了，我们叫它做约书亚式的，因为他们也在那地区杀死了家畜，砍掉了树木。而现在他们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动他们所谓的恐怖主义。

努赛贝先生说过，这是个和平之地，朝圣之地。每个人都欢迎到巴勒斯坦，因为当地人赖旅客朝圣为生。安全理事会的各位代表，特别是你，主席先生，不要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欺骗了。

我们又再次听到，由于政治原因，这是个既成事实。我们听到这些可怜的犹太人——我同意，他们是人——究竟，我们该怎样处理他们？他们在那里。世界上，没有既成事实这回事，也没有现状这回事，因为世界一直在变。那我们该怎样做呢？赫佐格先生说，“他们不承认我们；他们要毁灭我们”。在战争和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说各种话，不管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阿拉伯人或非阿拉伯人，不过，我相信唯一的事实是阿拉伯人希望到日内瓦去，就是说他们愿意谈判。但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人民。犹太复国主义者说，“为什么他们不散布在阿拉伯世界？”他们不愿意散布行不行？他们要他们的土地；他们怀念他们的土地。看一看这个国家的红印第安人吧！他们把他们放在保留地里，这是红印第安人的不幸。我们不是红印第安人，虽然我欣赏他们的骑士风度和他们的辉煌历史。我从白人写的美国历史里看到，总是白人撕毁与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是阿拉伯人，而我们是顽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毁灭以色列。而从事毁灭者却是他们，但是他们无法毁灭巴勒斯坦人民。

在这里，我要谈一些我前提过的事，对于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相信我，我是以率直和坦白知名的。我不做任何威胁人的事。从大西洋到波斯湾我们的各个阿拉伯国家政府即使他们想要，也不敢有不同的做法，因为巴勒斯坦人民散居在他们里面，受过教育和消息灵通的人象发酵剂一样满布在阿拉伯人民之间，以至于，打个譬喻说，如果他们政府要出卖巴勒斯坦，他们就会起来造反。相信我，因为我同他们谈过。他们会推翻我们各国的政府，他们有能力这样做；他们都是积极份子。

目前，有四类积极份子：有主张事业的人，不论是正义的或错误的事业，但是他们具有牺牲赴义的精神。有政治家，这种人到处都有，他们鼓动人民。有雇佣军，现在我们看见他们在非洲、在远东和世界各地。我不愿点出他们，但是各位代表知道他们是谁。还有间谍、满口袋金钱的颠覆份子。大国不敢彼此互相对抗，因为这意味着全面毁灭。那他们怎么做呢？可以这样说，他们互相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颠覆。一九五六年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看见这种事。这个国家把手伸向巴尔干半岛——解放欧洲。大约二十年前，总部对面有一块大标语牌，描述着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的苦难，所谓被奴役人民。

当然，俄国人本身——不谈思想，因为我们发现思想象宗教一样是不足以做为动机的，并且也失去了信用——也在我们地区和其他地区搞一手。谁遭殃呢？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因此，我在前言里提到，我希望以一种新的态度对待国际事务。这种陈旧的态度，已经自食其果了，行不通了。

有压力集团。安理会是否知道在尼克松政府时代有七十五个参议员听从命令，做他们被“命令”做的事。被谁命令呢？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我逐渐穷了；联合国也逐渐穷了。现在要花五美元才能买到当我初到这个国家用一美元买到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美国到处撒钱。已经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三百亿美元。

为什么？向我们称王称霸？货币现在以美元为本位；他们只得这样；没有黄金了。美国这个大国把自己搞穷了。

我不怪我们的俄国朋友，因为他们正采用美国用过的同一种态度：你干涉我的势力范围，我就干涉你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态度。他们告诉我：“如果美国人不去中东，俄国人会去那里。”但是，我们既不要美国人也不要俄国人。我们尊重每个国家，只要每一个国家留在他自己的国内。为什么他们要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以我们为牺牲品呢？

看一看英国人。他们失去了帝国；他们现在比较快乐。他们现在比较快乐和轻松。再也没有那些虚华和仪式。

我们敬爱的俄国朋友，我要告诉他们，不要干涉我们，就象我告诉美国人，不要干涉我们。

现在，我谈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要什么。他们说出来了，可是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这样说。他们不仅要政治和平而已。犹太复国主义者要经济和金融和平，因为如果他们不与内陆地区，非洲和亚洲进行贸易，他们最后会破产——他们现在已经破产了。主席先生，贵国从辛苦赚来的美元里抽足够的税转送到对巴勒斯坦人作威作福的人手里，还能有多久？这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阿拉伯人怎样对待你们美国人？我们对英国人说过好几次，但我们不再向他们说了，因为现在我们同情他们。究竟我们对你们美国人做了什么事而使你们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对你们打开了我们的经济大门——我们的石油。与我们做生意的，百分之九十来自西方国家。

为什么美国人这样对待我们？他们怕俄国人吗？从我听到的他的一项发言来看，苏联来的新大使是很理性的人。他希望与美国人取得谅解。唯一的一件事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怕他们两者之间达成某种的和解。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权力政治和势力范围的老把戏。我们都是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是君主主义者；而我在这里的好朋友之一是雅科夫·马立克大使。我不说他是红的、蓝的，或随你说什么颜色。

象我们的兄弟苏联新大使所建议的，请在日内瓦会谈吧！让我们讲道理。他说：“我们应当保证边界。”但是，他们会告诉我们阿拉伯人：“现在，当心呀，他们将赤化阿拉伯世界。”因此，我们请秘书长设立一个委员会，以便规定一套道德规范，避免把任何思想带入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找出办法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尽可放心，他们在那个由于分割而不公平地分配给他们的较小国家内，是不会被干扰的。分割给阿拉伯人的土地只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二一，而在一九四七年，阿拉伯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安理会知道一九四七年停战以后他们在分割线之外获取了多少土地吗？他们得到百分之七十七点四七；阿拉伯人只得到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三。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服从联合国，虽然联合国因为某些集团向西方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建立了他们的国家。

让我们理智点。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巴勒斯坦人驱散了，他们怎能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呢？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日内瓦与他们会谈，那就有可能了——而对这些问题是老手的我，将亲自鼓励巴勒斯坦人与他们和平共处。

请把这句话记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加强一项条件：他们要阿拉伯世界与他们进行贸易。

下列是引自新闻厅的新闻稿：

“赫佐格先生说，想到阿拉伯国家一天的石油生产就足以解决整个阿拉伯难民问题，确实是值得深省的事。”

但是，他们不要在阿拉伯土地上定居下来。我已说过，如果我们想要告诉他

们定居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会惹起他们的敌意。我说，没有比兄弟不和更糟糕的事。惹起陌生人的敌意已经够糟了，但没有人胆敢把自己的兄弟变成敌人。他们是我们的好兄弟，他们希望回到他们的家园。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承认他们，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与他们争论。

我说过，我希望美国采取新作风。我们的政治家，包括阿拉伯的政治家和主席先生，你在华盛顿同他们亲切交谈过的你们的政治家，都是以便利做为他们政策的基础的，而不一定总是立足于正义的。他们可能个人深具诚意，但总是找到借口说：“喔，由于一些情况，使我们不能做我们答应你的事。”他们总是能找到借口；否则，他们就不是政治家。但这是差劲的政治，这是老式的政治，不可能是未来的政治。因为，要是大国估计错误，我们可能因此而遭受全面毁灭。

看在老天爷面上，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允许我这样叫你——请客观地对待问题，而不在老式政治安排的框框里打滚。不要“你捧我，我就捧你”——不要来这一套。“我的国家不管对不对”——也不要来这一套。至于人权，如果我们详细审查我们的国家，我们会发现我们许多人都是住在玻璃房子里。因此，我们不能彼此丢石头。让我们，以个人身分——你是个牧师非常清楚这才是办法——在指正我们兄弟之前先自我约束。这样，我们就会有个比较好的社会。让我们集体努力，改造我们自己，补救我们各自国家里的缺点，我自己的国家也在内。这样，我想我们就有个好榜样，而不向他人说教，看见别人的小缺点反而看不见自己的大缺点。

让我们坦白点：这个被拖进第一委员会和此地的人道问题不应当在那里或这里加以讨论。有个第三委员会处理社会、人道和文化问题。那是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地方。我重复建议过好几次，我们应当有全国性的人权问题委员会，由联合国加以保护，然后是区域委员会——不是象有人叫贵国总统提出来高级专员。因为，这里所有的联合国建筑物都容纳不下世界每个角落，包括你自己的国家，寄来

的成千上万的关于违反人权的信件。

让我们把自己家里搞好。我碰巧是——不是专家，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字眼——对这些问题和它们的技巧有一点了解。因此，看在老天爷的面上，你们俄国人，不要惹美国人，我确信，他们就不会管你们的人权问题。设法，你们各自设法，象我们一样——我也设法，以我个人微不足道的力量——尽可能地改善你们的国家，不要在这里评东评西。当然，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总是惯于说，“那些俄国人是牛鬼蛇神”，这个或那个。应当就事论事。不要一起吵闹起哄。

主席先生，现在你听到我的发言了。他们说巴鲁迪好讲话。我可以说得更多些呢！除了说话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货色可卖呢？如果我们不说话，我们就打仗。你们说，大国说得少些。他们根本不用说话。他们有的是力量。我想起了海德公园角落的演说。这样演说我们把藏在心里头的話发泄出来，这样我们就不象我们里头有些人嘴上说的那样危险。我们只是告诉你我们心里想的东西。

而你代表一个有力量的大国坐在那个椅子上，该由你和你这一代以及你以后的人，为我们立一个榜样，因此我们可以把自己家里搞好并带来和平，而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权宜之计的基础之上。

这是我发言的要点。

我希望坐在这里的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转告赫佐格大使，我们不恨你们；你们同我们一样也是人。任何人恨别人就是恨自己。恨他弟兄的人——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就是恨他自己。我们祝你们安好，但是我们不愿使你们变成恶霸；我们不愿使你们变成篡夺者。我们设法同你们讲道理。你们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透过左右西方国家的大众传播系统向我们施加压力，却是无法作弄欺骗我们的。你们用压力集团也无法作弄我们。你们利用压力集团来左右议员包括这个东道国的议员。我可以引许多话来证明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你们如何设法向一些政客进行

洗脑；你们如何——我不喜欢用“贪污”或“贿赂”的字眼——以付他们的竞选费用来诱惑他们。你们的花样千变万化；我们根本懒得数。

我们为你们难过，因为你们无法平安过日子，你们害怕你们会被同化。而有一天你们是会被同化的。被同化有什么不好？我们大家将合成一个民族。但是同时，如果你们按照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让这些巴勒斯坦人回去，他们会承认你们。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冲突会延续，继续下去。那个区域的人见过许多征服者。我总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和西流古朝和罗马帝国谈起；然后是拜占庭人、蒙古人、我们弟兄土耳其人，然后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委任统治。他们现在如何呢？俱往矣。我们要为少数几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担心吗？——我们为你们难过——我不愿用这个中欧哈萨尔人的后裔，犹太人的代表，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回答象阿卜杜勒·马吉德大使这样讲道理的人或另一个讲道理的绅士约旦代表所用的痛骂或挖苦的语气。我不这样做，我为你们难过。我曾设法使他们清醒点，如果他们继续和坚持这种失败的政策，我将为你们难过，因为，最后只有正义之名行使权力的国家才能生存下来。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但在请那些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之前，我愿以美国代表的资格发言。

我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谢谢安理会各位理事对我就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职位发表抱有很大希望的客气话。我肯定喜爱你们，特别是我的沙特阿拉伯同事分享的友谊、温暖和智慧。我谢谢他的慨切教言，我期待以后有很多机会单独地向他请教。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漫长历史中很少有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样一个外交活动十分积极的时期。这本身就是希望的泉源。我相信这反映出各方面都决心给和平一个机会，也反映出头脑冷静的估计。认为现在有通过谈判取得成果的实际可能性。

虽然在中东仍有人不要和平，可是今天理智与和解的创造性力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双方明智和有能力的领导人已经发动了和平调解的进程，可能总有一天带来我们大家所渴望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然而情绪仍很激烈。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和有力地掌握当前争取和平的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无可挽救地失掉。

秘书长报告的发表是考虑已经达到的成果和我们努力的方向的一个适当时机。我们相信秘书长对重开日内瓦会议的程序问题进行的有系统和详尽的审查是对谈判进程的一大贡献。他进行的协商显露出对这些问题的重大分歧，他也没有低估前途的困难。无论如何，秘书长给我们提出了未来几个月必须完成的工作日程。这对我们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我不需在这里重述最近几个星期美国关于中东进行的外交活动。这些都是各位代表熟知的事情。中东的僵局或继续冲突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当局将有力地 and 创造性地努力协助各方面以尽可能快的步伐，并且本着除非大家努力，大家同意，我们谁都不能取得任何成就那个原则，向前迈进。

秘书长在报告中总结了他和国务卿万斯的讨论，其中涉及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万斯同各中东领袖协商的结果。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从这些讨论露出了一个使我们感到鼓舞的事实：同国务卿万斯会谈的所有领袖都坚决相信需要和平；他们都同意要紧的是削减军事开支以便珍贵的资源能用于改善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本着这种共同的需要和愿望，我们发动了一项努力，要把中东从一个经常发生冲突的地方转变成为一个和平、进步和繁荣的地方。

各位代表都知道，美国正在继续同国务卿万斯之行开展的积极双边讨论。目前国务卿在莫斯科进行会谈，其中包括跟苏联以其作为中东和平会议共同主席的地位进行协商。卡特总统开始了同中东各国领袖们的一连串个人会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积极协商来确定各方的共同点和找出克服现有分歧的途径。如果我们要达到今年下半年回到日内瓦的共同目标，在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里，所有各方都必须表现出肯灵活地对待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要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三天辩论了。我们再一次听取了双方的发言。我们更坚决地相信早日重新召开中东和平会议对促进和平进程的重要性。秘书长的报告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国政府再一次保证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认为只有凭双方的决心和合作才能达到和平的目标。我想说的是，我个人相信中东问题和其他世界性问题是有关联的。当我们着手解决这一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期其他地区的问题也将获得裨益。我想要所有代表知道，我个人将把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为最高优先的事项，把我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继续支持寻找问题的解决。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我请大家不要让这些问题掩蔽我们的视线以致看不清我们的理想愿望。过去我们曾接近我们的理想愿望，现在我还是可以抓住它的。

我现在以安理会主席的地位，请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以色列代表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如果你对我昨天所说有人浪费安理会的时

时间的意思有任何疑问的话，刚才在你发言之前就有一个我所说的典型实例。我知道安理会也得有些轻松一点的时候，但这无疑是超乎常理的。

但是，主席先生，今天你不仅有可能会接触到安理会里中东辩论的现实，你也尝到了这些讨论的不可避免的超现实方面。不然的话，怎样解释经常在这讲坛上发表的，蔑视代表们才智的那些怪诞的、假历史谬论呢？人们能怎样描写也门对人权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关心呢？

我真的深深地被也门代表对人权的关切所感动，虽然据我们的了解，也门是一个距离人权观念颇远的国家。我相信每星期五在萨那广场举行的斩首刑已搬到一个较隐蔽的地方。关于此点，我必须说各位同事会对国际大赦社关于也门情况的报告中的以下项目感到兴趣，因为它涉及我们大家的专业兴趣：

“根据现有的资料，非暴力的政治对手或批评政府的人通常不遭受长期监禁。部长或高级官员如果不被革职便被派往外国充任大使或被软禁在家。”

而且，主席先生，正当在你之前发言的代表向我们夸夸其谈的时候，我读到一份来自吉达的路透社电讯说，按照官方的报道，在沙特阿拉伯东部的哈萨地方有三名罪犯被用石头击毙而第四名则被砍头。

我已经决定不理睬本安理会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代表的诽谤性谬论，尽管大家显然知道，这种辩论必然不可避免地恶化为互相诽谤和对骂。天晓得我们为什么在中东和平谈判的范围内举行这种辩论。我不知道，安理会大部分理事们大概也不知道。

可是，对其中一些议论，我却不能不提出答辩。我并不是觉得我能改变阿拉伯代表的态度，但我至少可以努力纠正错误的记录，特别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不仅要应付一个阿拉伯代表的攻击而是要应付人人都想一试身手的鸚鵡学舌般的大合唱。

以色列政府已经一再充分表明了它对种族隔离的立场。我们的立场一直完全

是直截了当的，完全没有谴责我们的人的那种虚伪情调。

虽然我的埃及同事觉得他可以随意攻击以色列——南非关系，我却很感兴趣地读到几个月前南非的《星期日时报》的如下报道：

“相信南非正在同埃及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近数月来，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曾几次秘密访问埃及而开罗据说是今年较后时高层南非代表团访问的阿拉伯城市之一……自从开罗同莫斯科破裂以来，两国间的秘密联系有了显著的加强……”

我想安理会对南非政府和埃及政府间的教育联系的详情会感到兴趣，因为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共和国报》报导埃及教育部长穆斯塔法·卡马勒·希勒米先生的发言时曾提到这方面的联系。

我想我们也有权请埃及代表更详尽地补充《观察家报外国新闻版》上登载科林·利格姆那篇题为《阿拉伯扩张与南非的贸易》的非常有趣和揭露性文章，除了别的以外，文章中提到南非著名的便利旅行社为了把游客带到埃及曾在开罗进行协商。

是的，阿拉伯政府在这问题上的表里不一致已经激起某些左翼阿拉伯圈子的愤怒和抗议。由乔治·哈巴斯领导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目标周报》表示：

“反动的阿拉伯集团极其成功地隐瞒了南非得到阿拉伯石油的事实”。

埃及大使提到了以色列同南非在核子方面的合作。这是无耻的谎言，埃及大使是知道的。这不过是又一次表明他的说词的一般真实性程度。

我实在不愿意跟叙利亚代表争论，但似乎他的记忆极短，所以他说：

“以色列把巴解组织描写成恐怖组织是不真确的”。

他是代表谁的？叙利亚呢，还是巴解组织？

让我引述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大马士革电台以下的声明：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天亮前，三名在袭击大马士革塞米拉米斯旅馆后被捕的巴解恐怖分子在该城的一个广场上被执行绞刑，数小时后他们的尸体仍然吊在那里。

“恐怖分子在盘问下曾招认他们隶属于巴解组织的法塔赫派。
阿萨德总统在评论这次袭击时宣称：

“我们谴责这群叛徒、罪犯所犯的恐怖行为。 我们拒绝同他们讨价还价”。

提到那些恐怖分子到大马士革的人时他补充说：

“这些巴解组织领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攻击叙利亚，不顾叙利亚为巴勒斯坦人所作的牺牲”。（大马士革电台，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叙利亚军方报纸《十月报》刊登了由叙利亚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署名的一篇文章。 我要引述其中以下几段：

“我的巴勒斯坦同志们，黎巴嫩的穆斯林教徒开始恨你们，因为你们干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人自由。什么是你们解放的目标？屠杀黎巴嫩是你们的崇高目标吗？或者你们的伟大计划是屠杀大马士革塞米拉米斯旅馆的客人？巴勒斯坦同志们，你们搞错了，因为你们只激起所有善良阿拉伯公民对你们的厌恶……”

接着他又说：

“……没有一个政权会在任何时候接受巴解组织在其境内的非法行动。”

顺便提一提，这句话是以色列完全同意的，它也反映出我们的立场。

因此，阿拉夫大使如果坚持我们把巴解组织说成恐怖组织是不真实的话，也许最好请他调和一下他的主张和领导人的官方声明。 我知道他将会怎样说。 他会把它当作不关我们事的无关痛痒的一家之内的争吵，尽管它事实上几乎毁灭了黎巴嫩国，造成50,000人死亡，100,000人受伤和超过一百万的难民。 不知怎样我总觉得安全理事会各理事早已不再相信这种欺人之谈，这个世界机构越早表明这种态度就越好。

最后，在回答我的约旦同事时我要这样说。象他这样在本安理会内大肆重写历史总有一个限度吧。让我再一次纠正错误的记录。他胡说：

“我们没有把犹太人赶出阿拉伯国家。事实上，今天阿拉伯国家愿意欢迎选择回来的任何犹太人”。（S/PV. 1995，第103至105英文页）

连同子女一起被逐出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现在约有125万人。我没有看到他们有回到阿拉伯国家去的任何倾向或兴趣。他们知道阿拉伯国家内的犹太人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们只需要看看叙利亚境内4,500犹太人饱受折磨的生活情况就够了。他们仍能记在巴格达主要广场里公开吊死无辜犹太人的事件。为了娱乐巴格达的暴民而被卑怯地吊死的犹太人中有两名刚好是本代表团成员的亲戚。所以我要对鲁塞贝先生说，请你不要告诉我们阿拉伯国家内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关心——特别是因为你所代表的国家一九五四年二月四日的第六号公民法在第三款第3项中规定：“任何人可以成为约旦人……如果他不是犹太人的话。

这不过是固有的阿拉伯种族主义的另一个例子。我要请鲁塞贝先生不要在这些问题上教训我们。为什么他不会见从阿拉伯国家逃出去的犹太难民的代表呢？这些犹太难民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来向各阿拉伯政府索取赔偿。他们可以向他说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阿拉伯国家的。

他竟然敢厚颜无耻地否认一九四八年约旦占领军毁坏耶路撒冷旧城内犹太教堂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约旦违反联合国宪章，对耶路撒冷城发动攻击。当时约旦驻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兵团指挥员阿卜杜拉·塔勒上校后在一九五九年开罗出版的回忆录中叙述了破坏犹太区的情形。他说：

“……蓄意破坏的军事行动发动了……我知道犹太区内稠密地住着很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给他们的战士带来许多干扰和困难……因此，我首先用迫击炮轰击该区，造成骚扰和破坏……我们进入耶路撒冷仅仅四天，犹太区就变成他们

的坟场，到处充满了死亡和破坏……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破晓，犹太区到处黑烟弥漫——死亡和极度痛苦的黑烟。”

这是这次行动的约旦指挥员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准确描写。

一九六七年停火生效、耶路撒冷恢复正常民政后，人们开始看见一幅令人震惊的图画，那是一九四八年以来约旦占领期间执行的那个肆意破坏、亵渎神圣和侵犯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犹太区里使古耶路撒冷城增光的35间犹太教堂中，除一间外全都遭受到肆意的破坏。这些犹太教堂被夷为平地或被偷得一干二净而教堂本身往往被用作养鸡场和马厩。奥利弗斯山上历史有名的古犹太坟场有成千上万的墓石被拔掉、打成碎片或用作踏脚石或成为约旦人的军事设施和民用建筑的建筑材料。坟场的很大一部分被夷为平地，改作停车场和加油站。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发现奥利弗斯山上我的曾祖父母和祖父母的坟墓受到玷污和亵渎。

最后，我要劝告鲁塞贝先生：不要把我或任何以色列代表没有说过关于约旦的话塞到我们的嘴里。我们从来没有提议消灭哈希姆约旦王国。我们没有象他昨天所说那样侵犯约旦主权和人民的计划。他用互相矛盾的发言把自己绑起来，把自己弄糊涂，忘记谁说了什么。没有任何以色列发言人以他所说的精神来谈论约旦。巴解组织的发言人倒说过这样的话。一九七四年亚西尔·阿拉法特说：

“约旦是我们的，巴勒斯坦是我们的，我们把这土地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存在和反动卖国贼的存在解放出来后，将在这整片土地上建立我们的国家”——他说的反动卖国贼是指他的君主侯赛因国王。

或者，正如我昨天指出，据卡杜米先生在贝鲁特的《猎人周刊》上发表的意见，巴解组织“要求在约旦有政治和军事的存在”照他看来，这个目标“需要改换约旦的政权”

或者，我们可以拿一九七〇年六月八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十点来看看，其

中第五点实际上是要对约旦现政权进行斗争，而第八点又重申这个建议。

最后，我只能再问一次这个辩论的目标是什么——是让阿拉伯代表团在辩论中对我们赢得几分，也让我们照样赢他们几分吗？这种辩论会带领我们到哪里去呢？

不论接到的政治指示是什么，也不论是出于权术或其他原因，这里有没有人衷心相信这是走向和平的途径呢？

我们认识到埃及的最高领导阶层在政策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内部斗争。除了别的以外，突出表明这种情况的是埃及总统最近在接待西班牙国王的场合上的发言以及同一天他的外交部长在议会三个小组委员会联合会议上的发言在政策阐明上他们的着重点就互相矛盾。

如果埃及外交部长希望宣传他的独立政策，我提议他应该找寻其他场所而不要用这个著名的安理会会堂。正如我昨天说的，安理会不必为埃及的国内政治服务。

让我们结束这种毫无用处的谩骂。让我们重新召开由原来参加国参加举行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和展开面对面谈判的和平进程来走上朝向和平的大路。

除此之外，归根到底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首先，我必须承认，要想驳复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继续说的谎话和谣言，这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当我获准发言答复他昨天说的假话时，我并不知道在我这样作的几分钟前我们又听到一堆新的谎言和一堆新假话。 我不打算通通答复，但是征得安理会的同意，至少就这些假话而言，我必须把记录搞正确。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今天又重复说那个大谎，他说阿拉伯的犹太人是被阿拉伯人逐出他们的家园，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国家的。 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一直是各种少数民族，各种人群的安全港和避难所。 事实上，正是由于阿拉伯人过分宽容，才造成他们今天的悲剧，才造成他们的困难。

我们一直敞开心、张开我们的手，欢迎世界各地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各种宗教团体，各种种族，各种出身的人，在我们的国内与我们的人民完全平等地生活着。 如果阿拉伯人不那样宽容大度，今天中东也就不会有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了。 我们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言人重复他的歪曲的话以前，听到巴鲁迪先生说，巴勒斯坦人的真正悲剧是由于这些难民侵入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土地造成的。 这些难民为逃避欧洲的歧视和反犹太主义而来到我们那里，看到阿拉伯国家敞开心和张开手欢迎，因为我们感到我们也是闪米特人，我们的土地，产生了三个极崇高的宗教，是宽容友爱的土地。 但这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心理所不能了解的。

这就是犹太人当初到我们国家来的情形。他们数百年来在那里如兄如弟、完全平等地生活着。 驱逐犹太人的不是阿拉伯国家，而是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已故的本·古里安认为每一个犹太人，如果他不住在以色列，如果他不住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他就犯了一桩违反犹太主义、违反教规的罪行。 犹太复国

主义政权现在还在这样做。这就是他们为什么现在想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的缘故。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只是因为宗教，他们属于各种不同种族，属于各种不同的文明。他们要苏联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定居；他们要欧洲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定居；他们要南非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定居。

我们不相信宗教就是民族。我们相信宗教是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穆斯林认为我们不应要求我们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弟兄来到巴勒斯坦或叙利亚定居，以便成为好的穆斯林，我们也不应要求我们中国的回教弟兄这样做。我们认为我们与我们土耳其穆斯林弟兄的联系不是民族的联系。属于同一宗教的人们确有某种关系，有某种感情。但是宗教是一回事，民族、种族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们不能根据宗教歧视制定我们的政策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些公民信仰犹太教而歧视这些公民。至少不曾控诉我们对信仰基督教的公民这样做。如果我们一定要歧视犹太人，我们为什么不歧视基督徒呢？

我以前说过，我现在再说一遍，争取国家解放的巴勒斯坦人当中有很多是基督徒。现在又有犹太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了。我已经说过，坐在我左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不是穆斯林。他是基督徒。他不分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但是这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心理所完全不能理解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在他的发言中甚至不能避免前后矛盾。一方面他说阿拉伯人把为数80万犹太人从他们的国家驱逐出去，但隔几页他又说，叙利亚监禁犹太人，使犹太人不能离开叙利亚。怎么能够同时指控我们驱逐犹太人而又不让犹太人离国？他必须从这两个谎言中选取一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真相是以色列捏造所有这些关于阿拉伯的犹太人的谎言，是想一举三得。

第一，以色列人想要移民于占领领土。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把更多的阿拉伯人赶走。他们要用外国人来取代阿拉伯人，只是因为这些外国人是犹太人。他们未来的计划是再找500万或1,000万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

第二，他们想对阿拉伯人发动宣传战。他们要指控阿拉伯人歧视阿拉伯的犹太人。

第三——这由赫佐格先生的发言的一短句话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他们要逃避责任，要卸除把阿拉伯人，甚至阿拉伯的犹太人从他们原来的家园驱逐出去的罪行的责任，他们要逃避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他们家园中驱逐出去的责任。他们要说，“我们没有责任。过去的事都是人口大交流。”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就是这样说。他们说：我们接受阿拉伯国家来的犹太人，我们把阿拉伯人赶出巴勒斯坦。因此，不要管我们对于巴勒斯坦难民回家权利或对那些不要回家者接受赔偿权利的责任。这就是他们的心理。

在这一点上，我想发表另一个意见。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赶走和从世界各地收集犹太人的目的不是新的。从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起一直就是这个目的。即使在当时参加大会的犹太教人物就承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想赶走阿拉伯人并由世界各处来的犹太人取代他们就犯了错误。犹太教的伟大哲学家阿哈德·哈姆在参加巴塞尔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之后说过下面的话：

“昨天在巴塞尔，我孤独地坐在我的弟兄中间，象在婚礼上吊丧……这个新的热情是假热情，奸诈的希望会产生失望……以色列”——他是指犹太人民而言——“如果想要得救，只有通过先知而不能通过外交官……对我来说，一件事很明白，我们破坏多于建设。”

这位伟大哲学家自己定居于巴勒斯坦，把他自己亲眼所见写在犹太人的《国土报》：

“我们的人民不要插手这种野蛮的生活……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现在应怎么说呢？”

他是指在德尔亚辛和其他地方杀害无辜阿拉伯人的事而言。他继续说：

“天啊，这就是目的吗？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所追求的并为此世代代受苦的目标吗？这就是‘回到锡安’的梦想，用无辜的血沾污它的土地吗？现在神责罚我，要我活着用我自己的眼睛看见我明显地犯了错误……假如这就是救世主，我不想看到他的来临。”

由若干犹太思想家、哲学家撰写在犹太杂志《艾库达之光》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关于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难民，被逐出巴勒斯坦这样说：

“只有内部革命才能医治我们人民（对阿拉伯人）无故仇恨的那种凶狂。那必然会带给我们完全的毁灭。只有到那时，我们土地上的老年和青年才会理解我们对那些悲惨的阿拉伯难民要负多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把远方来的犹太人移住在他们的土地上，我们继承了他们的家，我们现在在他们的田地上播种收获；我们采集他们的菜园、果园、葡萄园中的果实，而且在我们抢掠他们的城市中我们建起学校、慈善机构和教堂，同时我们还喋喋不休胡说是‘圣经的子民’和‘民族之光’。”

这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遭遇。阿拉伯的犹太人却没有这样的遭遇。事实上，阿拉伯的犹太人现在正公开或暗地里后悔当初离开他们自己原来的国家。阿拉伯的犹太人现在在占领的巴勒斯坦正被当作二等公民，因为他们是东方犹太人，而领导权掌握在欧洲犹太人手里；掌握在巴鲁迪教授所说的卡萨尔人手里。

关于阿拉伯的犹太人的话，我想说的到此为止。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也提到我们的爱国者，提到被囚的阿拉伯人，数以千计，生活在以色列监狱的最怨怖、最残酷的环境中。他说他们是“罪犯”和“一般杀人犯”。这是十足的侮辱。这不仅是侮辱人的尊严和人权，这是侮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这些人所犯的唯一罪行是反抗外国占领者，他们领土的占领者。他们有时赤手空拳反抗，有时用石头反抗。他们百分之九十是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青年男女，十几岁的少年。他们犯的唯一罪行是想反对他们的国家长久被占领。假如这些人是罪犯和一般杀人犯，每一个反抗斗士都是罪犯和一般杀人犯。这真正

是侮辱每一个反抗斗士。这些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反纳粹的那些抗战英雄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与南非反抗种族隔离的兄弟没有什么不同。 主席先生，他们与贵国在反抗侵略者和外国人的整个伟大历史中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真正的罪犯是移到别人领土的政权。犹太复国主义代表自己就是这种镇压的专家，就是这种对付无辜人民的专家。 赫佐格先生是一九六七年侵略后约旦河西岸的西岸军政总长。 所以我非常了解为什么每次有阿拉伯代表发言时他都宁可离开这个会议厅。 罪犯是不愿听到自己的罪情被人叙述的。

我不想细讲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其他谎言，包括他进一步想离间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和离间阿拉伯人自己所说的谎言。 他费尽心思查阅记录，为的是要找出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声明，要找出一个阿拉伯国家反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声明。 埃及的阿卜杜勒·马吉德大使今天说，我们阿拉伯国家之间确有歧异，但是大部分的歧异都是以色列侵略的结果，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国家所造成的。

他提到黎巴嫩，他也提到我们对黎巴嫩所采取的立场。我们不象不敢认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当我们认为我们有些兄弟做得不对，我们敢于说出来。 关于黎巴嫩，我们想跟我们各派、各方的阿拉伯兄弟说，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是不对的，唯一得到好处是真正的敌人，是以色列。 以色列要黎巴嫩发生屠杀和内战。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秘密，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帮忙把黎巴嫩的和平恢复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头子们就承认那时以色列的危险非常大，因为阿拉伯人再一次重新团结，就会把他们的注意转到被占领的领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的这个真正的危机上。 唯一从黎巴嫩事件得到好处的一方是以色列；以色列发动了这一切。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的难民营和黎巴嫩的平民城市和乡村是黎巴嫩后来发生所有混乱和所有冲突的根源。 因此，不要让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时常从我们兄弟之间发生的事件捞取利益。

我的埃及的兄弟阿卜杜勒·马吉德大使前几天说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

叙利亚代表、埃及代表、约旦代表、沙特阿拉伯代表、也门代表，我们大家在这里并肩齐坐；这件事就显示出我们是反侵略的单一联合阵线。我们不孤立。我们有非洲兄弟、亚洲兄弟、拉丁美洲兄弟和欧洲、美洲、东方国家和世界各地爱好自由的人民支持。

主席：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

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不想在这里对人脸上抹黑，也不预备出口骂人，我是一个会真正动怒的人，但是我却从不会生气生到要谩骂和毁谤安理会的代表或被邀发言的先生们的这种地步。我们的教养到底不同。所以，我只需回答赫佐格先生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进行的事根本就是灭绝种族的行为，这不单单是恐吓阿拉伯人，而是消灭我已经谈到过的德尔亚辛，把这个村子杀得人畜无存，寸草不留。另外，还有一种逐步消耗的灭种方式，把原有家室的人民四处遣散，让他们的子女在伤寒或其他种种疾病中辗转、死亡。灭种不一定要用刀或枪。我记得奥斯卡·王尔德写的“狱中吟”中的诗句。大家都知道，奥斯卡·王尔德因为犯了一桩当时视为重大罪行但在今天已不算什么太特别的行为，而被囚在狱中。不过我们并不想谈这些。他在监牢里必定同各色各样的罪犯交谈过。他谈到谋杀犯和一些其他在当时罪状不至判处吊刑的罪犯。诗里的一句说：“有些人用匕首杀人，有些人只用巧笑”换言之，有些人用匕首杀人，有些人用笑脸杀人。这诗里的“巧笑”是指一面对兄弟笑容可掬一面又致兄弟于死地的，他不一定要自己动手或即刻动手，而是使用了一些手段来达到目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杀死了许多巴勒斯坦人，这倒不一定仅限于在德尔亚辛的人，另外，他们还用逐出国土的方法来杀人。

赫佐格先生谈到死刑的问题，在有些阿拉伯人的国家里，其中也包括我国——我不知道赫佐格先生懂得多少伊斯兰法律，但如果他花过时间研究一下他就会晓得，杀人犯也可以蒙得宽恕免于死，只要受害人家属有这样的决定。伊斯兰法律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只要受害人的亲属同意，只要犯罪者有子女，且愿意付赔偿，就可以不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不对犯人处吊刑或砍头。

我不是在这里作伊斯兰法和塔尔木法的比较研究，但我们都清楚知道，在圣经中摩西的法律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至少伊斯兰法律对这一点已有修改。基督教规定了一种唯心的原则，尽管基督教国家并不实行，这原则就是爱你的敌人。

耶稣常常说：如果能爱你的敌人，就能把他变成你的朋友。

我不懂何以赫佐格先生要这样兜圈子。我们当然也杀人。我个人认为一个人不应剥夺别人的生命。不过有的时候我不懂的是，如果你采取好好先生们所鼓吹的办法来对待杀人犯，会不会变成对杀人犯的鼓励？而且又何以对那些受害人呢？他们就不是人吗？我不想在这里争论我们是否有死刑的问题。

这里不是讨论各国有关惩罚——不论其为死刑或其他惩处——的法律的场所。我们也不能以我从前引用《新约》中：指出兄弟眼中的刺而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赫佐格先生的态度若非傲慢，至少也是带有攻击性。他说我们阿拉伯人都说谎。现在，我们不惯于这种谩骂。我们可能有错，但他指我们是说谎者，骗子等等。我从来没有用这种话来骂他，因为我从小长大就没有这种教养。当然他有权利使用他愿意用的任何语言。

我只要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进行一种慢性的灭种过程就够了，但是他们不会成功，简单的理由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子孙现在已有300万人之数，他们比祖父母辈更为坚强。祖父母的一代不是被逐出自己的国土，就是认为逃离还是比较聪明的上策，否则就会象德尔亚辛人民的命运一样。我刚才说过，德尔亚辛人民象一种古老部落在类似约书亚的手段下被扫除。

赫佐格先生想要什么呢？他要不要开日内瓦会议呢？我要谦卑地，不是傲慢或自负地告诉他，巴勒斯坦人民权利一天没有恢复，中东就一天得不到和平。

他总是提到钱财，提到我们从石油赚到的钱。他这样财迷心窍，似乎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领袖，建议他们应该聚积钱款，从他们那里把巴勒斯坦买过来，尽管这是他们夺去的，然后把它交还给巴勒斯坦人。我想这就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

东道国里有很多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曾跑来问我：“他们为什么这种样子？”

我对他们说：“你去同你们的领袖谈吧。”他们已经缴够了重税，东道国越来越象共产国家了，虽然它自称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国家正在利用资本主义的技巧来偿还债务，而东道国却经由逐渐损耗的办法而变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没什么不好，那就马上做共产党算了，我们的问题或许也就解决了。真的，我说这话倒不是开玩笑。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不是想驱使美国同我们冲突呢？让我再重复一次我在三、四年前说过的话。我们有石油也只有六十年左右。在有石油之前，有些阿拉伯人是城市的居民，其它的还是部落。我们曾经建立过三个帝国，也都灭亡了，而且也理该如此，因为那时我们只沉醉在权力与财富中。现在我们起来了，不仅是由于财富，而且是由于在我们所有人之中涌现了阿拉伯的文明。一九二二年时我就是最早的泛阿拉伯分子之一。阿拉伯团结万岁，阿拉伯统一万岁。

但是如果东道国，这个伟大的美国，突然心血来潮要严惩我们，那又怎么办呢——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如果那样，我们宁可把这些石油统统烧掉，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我们就算必须重返帐篷时代的生活，我们会更快乐些。我们宁可过简朴的生活。美国不敢派一兵一卒的。他们在越南已试过了。他们在朝鲜也试过，现在仍是一个僵局。

我们到底干了什么以致这些人要煽动你们呢？我的话说得很坦白。我为什么不说不出来呢？我要坦率地发言。请告诉他们：我们并不仇恨犹太人。我先告诉过赫佐格先生，但他只是嘲笑我，他根本没懂我说的话。我看他有精神病。从弗洛伊德以来就有很多精神分析医师。我们应该送他去医师那里看看。我并不恨他。我祝愿他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万事如意。但是希望他们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维持他们的犹太人的性格。

有一次努赛贝先生提到族长卡力夫·奥马尔的老故事。他拒不去圣塞普奇教堂祈祷，我在几年前就讲过这个穆斯林教徒的容忍的故事了。他不肯去，并且说：

“如果我去的话，后来的人会亵渎这块地方的，我不希望任何人来碰这座教堂。”

赫佐格先生谈到“民主”。这个世界有十亿基督徒，对其中许多人而言耶路撒冷是一个神圣的地方。穆斯林教徒有六亿到七亿人。而犹太人不过一千六百万。自封为这一千六百万犹太人——其中有许多并非犹太复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是善良的美国人和法国人——的领袖又根据哪一种民主的尺码可以声称对圣地具有宗主权呢？就算有人对耶路撒冷有宗主权，那也应该是基督教徒才对。但是基督教徒试过，后来放弃了。宗主权应该属于当地土生的巴勒斯坦人。很多巴勒斯坦人是基督徒，有些是犹太教徒，这样说来凭什么要归犹太人来垄断呢？难道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吗？难道上帝也实行歧视吗？上帝是不搞歧视的。我们同是人的子孙。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称之为有智慧的人类。这个名辞并不对，因为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大家同出一脉，全都是人的子孙。

他们说：“我们要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从前有人也试过但都不成功。而且巴勒斯坦的许多犹太人并非犹太教的教徒。他们到巴勒斯坦去只是认为已找到安栖之所。而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因为以色列的不景气而离开了。

至于“没有土地的人民和没有人民的土地”——这句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用来推销巴勒斯坦是一个没有人民的土地的标语和口号又是怎样的呢？我不想说这是一句谎言——我不想这样没礼貌。但巴勒斯坦是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或犹太人是一群没有土地的人民这句话并不确实。老天啊，难道他们忘记了他们在欧洲，在美国，在各个地方拥有的地产吗？很多犹太人是不同国家的国民并效忠于这些国家的；但犹太复国主义者想把所有的犹太人聚到一处。这就是政治性犹太复国主义的哲学。我说“政治性犹太复国主义”是因为我把它同精神性犹太复国主义分开来。（我在一九二五年到过耶路撒冷附近的锡安山。）他们要所有的犹太人都到以色列去。但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却因为搞不下去而开始离开以色列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对苏联用压力使他们释放一百五十万犹太人。我私下向许多俄国

朋友问起这件事，他们告诉我，很多在苏联的犹太人已身居高位，享受很好的生活。很多人比其他俄国人过得更好，因为这些人技术人员。他们是研究科学的少数人，是教授和学术方面的专家。

当然也有少数人不满意。贵国也有少数人不满意，沙特阿拉伯也有少数人不满意，德国也有少数人不满意。任何地方都有不满意他们命运的人。在苏联有几个犹太人是快乐不足为奇。其他国家也有些不快乐的人，不管他们信什么教。所以，这一点不能作为一种辩解。

我们通过你，阁下，同以色列代表辩论，请告诉他：如果他们要和平，阿拉伯人——包括我国——愿意鼓励和平的进程，但以色列要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他们的土地，如果可能的说，保存他们的实体。

但是，难题就在这里：他们知道他们若不同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巴尔干国家——这些国家都在这个区域，因为巴勒斯坦地处这三大洲的十字路口——进行贸易，他们就要破产，而且他们感觉到美国不能长久地供应他们武器——这要花钱——和援助；有钱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无法不断地通过他们组织的基金会给他们送免税的美元。我再说一件事：二十到二十五年以前，海军里头有一个人，不是阿拉伯裔的，跑来告诉我：“我火透了。”我说：“你怎么了？为什么呀？”他说在第五大道好象是七八五号，犹太复国主义者搞了一个什么美国基金会，接受捐款用来作研究和发展——好象我们这里缺乏大学似的——但是百分之九十的钱都弄到希伯来大学去了。我说：“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我从来没对人谈过这件事，这是我第一次提到。我说，“你去告诉你的政府吧。你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美国公民呀。你告诉我干嘛呢？”

这是告诉大家我们快达到无可挽回的边缘了。我同情那些在这种政治运动下受害的无辜犹太人。但是以色列那些自认为领袖的人们应该睁开眼睛张开耳朵，不要让《新约》和《古兰经》的话再次应验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有眼却看不见，

有耳却听不到。”他们是人。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但同时，我们的政府，无论在公在私，都无法看着我们巴勒斯坦的兄弟们遭受牺牲。就算我们忘掉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也还是人；他们有史以来就住在我们这个区域，其中许多人是犹太种族，后来成了基督教徒，也有些人成了穆斯林教徒。我们无法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巴勒斯坦兄弟们遭受牺牲，因为他们会颠覆我们，我把这话说了出来。我的阿拉伯同事们由于顾及礼仪可能不这样提——好象我们是弱者一样。但我要向你们保证，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绝没有抱着任由巴勒斯坦人民身处危境的意图。

但是假设他们体现出讨厌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巴勒斯坦人会搞垮我们政府的。我说“假设”；我并没有说这是事实。

现在，请我的美国朋友和犹太的——我不称他们为敌人——我要叫他们是以色列捣蛋份子听着：请考虑到，阿拉伯人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巴勒斯坦兄弟遭受牺牲，因为这也将搞垮我们自己的政府。但是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也绝不抱着任由我们巴勒斯坦兄弟沦入可能称之为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哈沙尔阴谋的命运。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承受不起，你们也承受不起；你们诸位的政府都承受不起；西方国家也承受不起。

那么有什么别的路可去呢？大家来为和平努力。这不是同阿拉伯各国政府求和平，除非他们是你们所说的因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直接有关方面”，问题原本是从巴勒斯坦问题来的。打个比喻说，你解决一条蛇的时候不会只砍掉它的尾巴而留着它的头。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就得砸烂蛇的头。提醒诸位，我是在打比喻。我这样说明一下免得赫佐格先生或他的代表人以为我的话有攻击性。正象你们在英文里说的，我们必须捉住牛的角；我们必须砸烂蛇的头。如果巴勒斯坦人能行使他们的自决权，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他，或者任何人，要提出人权的问题，或每个国家应建立哪一种型态的政府的问题，或别人应怎么样做的问题，那么，阁下，作过宗教部长，你知道得很清楚，很多人只不过是按着仪式拜神罢了。否则，人民，尤其是基督教徒，是不会互相仇恨或残杀的。

不能利用民主政治的仪式来向尊奉不同仪式的人进行谩骂攻击。我们的民主来自部落式的民主：部族的首长是人民的仆人，如果他不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把他换掉。他也不一定要属于某一党。最能为人民服务的就成为领袖。人民的领袖就是人民的仆人。

但是我们并非来这里炫耀。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制度。我们并不为之自傲，你们也不用以你们的制度自傲。有时候总是有点偏差，不一定出之于制度本身，而是在应用时出现偏差。但我们是人类，我们力求在生活中尊敬他人和他人的尊严。

主席：也门的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萨拉姆先生（也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谈到也门，并且说也门是发展很差的国家。我不能否认这点。也门是一个发展不足的国家，的确，但是我们正在同发展不足作斗争。在过去政府统治之下我国长期以来一切荒废，但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也门人民进行了革命。从那时起，也门人民开始一步一步前进。我要告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今年我们有六亿美元的盈余，来自我们在外国的人民——在美国，沙特阿拉伯或其他国家。

我还要在这里提醒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这些也门人民从一九四七年即离开我国——他们是也门的犹太人——原因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到萨那和当时的国王订立协议要他们离开的。也门人民并未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求离开，但是他们是哭泣着离国的，因为这些也门的犹太人留下了很多他们一直在经营而也门人民未经营的行业——例如，所有的商业都在他们手中——我们当时对这些也门犹太人的离去也感到难过。

此地位在布鲁克林的也门犹太人还邀请我在逾越节时去探望他们。我去了，和他们谈话，我们一道用餐，他们演奏同也门一样的音乐，我们以阿拉伯语交谈。我们和这些也门的犹太人完全没有不同，而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们却与他们毫不相同。

以色列代表谈到一些曾被政府逮捕的人。我不知道他从那里得来这些消息。我断定这都是捏造的谎言。在也门，没有软禁也没有政治囚犯。这些人向安理会常常说谎说已经说成习惯了。

主席：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发言，他要行使答辩权。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我昨天的发言中，我提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一条决议：

“铭记着在阿拉伯和国际各级中获得的重要成就……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决定……肯定巴解组织有权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及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者冲突问题……的各种国际会议、论坛和努力……”

当我们来到安理会的时候，我们确信安理会会赞同大会交给秘书长的任务，就是请他寻求召开一个和平会议的可能性以求获得该地区的和平。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浪费各位的时间，请不要让我们失望地离开这个会场。

有人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批恐怖份子”。我认为这种叫骂并不能代替理智的对话。叫骂只不过是承认智慧破产。

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什么不要和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莫歇·戴扬已经说过，大卫·本·古里安已经说过，果达·梅厄已经说过，现在让我引证莫歇·戴扬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对一些美国犹太人大学学生的讲话吧：

“过去一百年我们的人民一直在建立国家，扩张国家，让犹太人获得更多移殖区以扩大边界。但愿没有一个犹太人认为这个过程已经终止。但愿没有一个犹太人认为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近了尽头。”

非常明显，特拉维夫是顽固反对任何朝向和平的进展的。

我希望提一提国籍法。到时我还要给主席写一封信，谈到该地的国籍法，在那里巴勒斯坦人变成了没有身分的人。

主席：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只要求以我国代表团和政府的名义将一项发言列入记录。

我国代表团根据我们以前对“中东局势”为题这个项目的立场，并未参加这次辩论，我们的这一立场已在前几次的大会和安理会中解释过了。

我们认为下列各原则是达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解决的适当的基本条件：

首先，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不得到公正解决，该地区就永远没有和平。只有当巴勒斯坦人民重获回到他们自己家园的权利并行使他们自决权利时，巴勒斯坦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其次，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无论如何不能构成中东问题得到公正持久解决的基本条件。这些决议由于发生许多事件和联合国的态度和国际舆论的变动而过时了。

第三，大会以适当的态度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而通过了第3236(XXIX)号和第3237(XXIX)号决议，重新肯定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第3376(XXX)号决议建议了使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其民族权利的方式，第3379(XXX)号决议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运动，第31/20号决议是关于行使巴勒斯坦人民回到他们的家园、收回财产及获得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情况。

大会的这些决议反映了深刻而重要的改变。基本上，这些决议要求对整个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进行了一次检查。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没有参加关于中东局势的辩论，特别是关于秘书长根据大会第31/62号决议提出的报告的辩论，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对大会该项决议，即第31/62号决议，所举行的辩论或表决。

主席：谢谢各位代表在这次讨论中所表现的耐心。我想现在经过与安理会理事国的协商，大家已同意对这一项目暂停辩论了。安理会审议这一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待代表们协商后决定。

下午七时散会